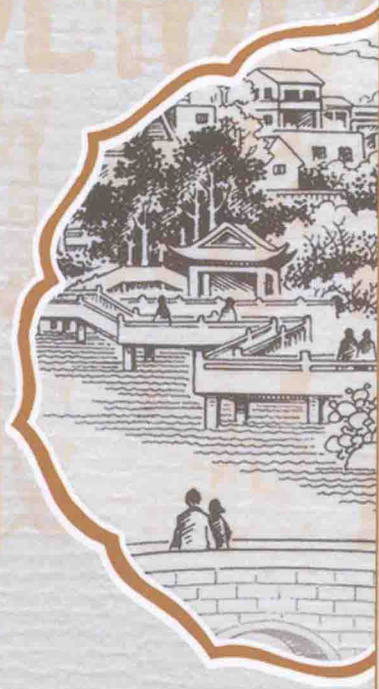


晚清小說期刊輯存



王燕
輯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47

王燕
輯

晚清小說期刊輯存

47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小說時報

(第十二期—第十三期)

第四七册目錄

小説時報(第十二期—第十三期)

第十二期	一
短篇	三
長篇	五一
第十三期	四二七
目錄	四二九
短篇	四四三
長篇	四七三
雜記隨筆	五八七



小說時報第十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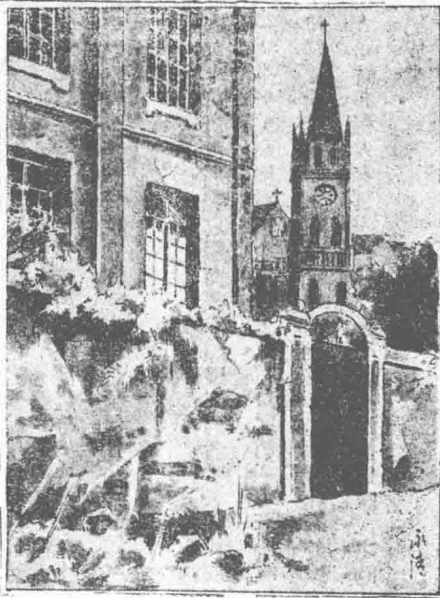
六號室

俄國文豪奇雀夫原著

吳門天笑生譯

第一章

荒村寒市之間有一公立之病院焉。雜草沒脛。生莠。莠麻之屬。與人爭道。中有一別室。牆壁粉垂。早已剝落。無餘烟突。亦廢半截。蔓草緣牆而上。蜿蜒如蛇。面對本院後臨廣野。一帶繞以鼠色之短圍牆。塔尖上。盡如刺刃。短垣則護以鐵叉。森森密如劍林。嗚呼。凡此別室在俄羅斯。則往往施之。



之病院服。或縞或青。留待洗濯。以及破舊之皮靴。堆積如山。陰霉之天氣。時放惡臭也。在此積物之上。時見一漢口銜。絕大之烟斗。挺臥於上。軒聲震天。此人非兵。非士。而身穿退色之軍服。微草鬚。終日不離。

於病院監獄。蓋哀慘之建築物。令人見之不怡也。自一細道入此別室之門口。開戶為一迴廊。壁際則暖爐之烟。箭密如蜂房。更有病院中雜具。如舊鐵床。污濁。

京書藏

身遺眉如山。羊幾欲掩其眼。赤鼻而聳肩。此人頑強而無秩序。喜預他人事。而於己之職務。輒忘之也。一有不合。即以鐵拳毆人。其亂暴無禮。有如此者。

迴廊之前。即占此別室全體之一廣廈。是謂六號室。淺黃色之壁。縱橫作蚓曲形。污穢殆滿。天花板均成燻黑。每至冬間。暖爐之炭氣籠罩全室。窗內均以鐵桿爲格。望之令人憎。臥床上白色之被單。漸成灰色。而漬以玉菜之露。斑斑點點。蟹蟲奔馳於枕席間。雜以種種臭氣。凡初入此間。一分鐘者。幾有遊行動物園之感覺也。

室中置有螺旋之床。數臺。其上着青色病院之服。而裹以頭巾之病者數人。或坐或寐。是皆患風顛病者也。病者之數五人。其中一人。身分略高。餘者恒不及今入此戶口之第一人者。身材頗博。碩。栗色之髮。垂頰而下。而兩眼則始終泣。腫如葡萄。有時支頤凝坐。目注一處。不他瞬。自此而外。咸爲悲泣之光陰。或太息。搖頭作乾笑而已。與人語時。亦稀。人有質問之者。亦決不望其返答也。飲食之時。常帶微咳。兩頰微微作紅色。或謂彼肺病亦已成矣。

其次則有身體短小。黑髮藍睛之一老人。彼於晝間常躑躅往來於窗間。時或盤膝坐於牀上。口中作小歌。噓噓然似雲雀之鳴。興發又吃吃笑。不可止。夜間作祈禱。握拳自擊其胸。無事則又常以指穿戶中之穴。此則猶太人墨伊瑞克也。二十年前。以焚燒其所經營之帽子製造肆。遂成痲疾云。

六號室之中。惟此猶太人最得自由。許其近村遊行。自以其處病院久鄰近之。婦孺咸識之。以彼喃喃咄咄。從不加害於人也。故東舍西村。見者不駭。此僅渠一人有此特權耳。渠常服病院之服。裹以異樣之頭巾。有時或穿一獵靴。有時且或跣足。而曳草屨。每至一人家。則索一錢。某家或飲以咖啡。某家或啖以麵包。渠常鼓腹而歸。見人恒作笑容。且時時道謝。人故常厚與之。彼有所餘。悉攜以歸。一入門。咸爲尼克禿所奪。尼克禿者。卽非兵。非士。挺臥於迴廊之病院小使也。

猶太人墨伊瑞克者。其對於同室也。至爲親切。有時持水來。則分餉同人。睡時則爲人覆以衾。防中寒也。所得之物。或攜歸。遍贈其友。見他人帽有破者。渠卽殷勤爲之縫紆。願他人均有精神之病。對之亦落寞。無有情誼。惟右鄰一人。名迦落孟者。與之更親愛。蓋其人之待人。尤爲和藹也。

伊文迦落孟者。今年三十有三。爲一室中身分之最高者。曾爲裁判所之警吏。及縣廳之書記官。彼之瘋病。乃爲一種恐怖病。恐人之聲。聲及己。而發。終日恒抱頭而眠。身體作蹲伏狀。否則起而運動。則迴步室中。殆無片晌。凝坐之時。有時精神興奮。若狀似焦躁。少選。又倦態矣。然而性頗似靈警者。每聞迴廊及庭戶。略有微響。渠卽欬頭聳耳。以聽念誰至此。間來以訪余者。而面上卽露不安之色。似刻不能耐者。嗚呼。彼其憔悴之顏色。宛然描寫彼心胸之煩懣。與長日月之恐怕之一副。照相鏡也。然其心之苦痛。雖現於面。而又使人一望而知。爲受教育有智慧之人。兩眼慈善。而有光輝。不類病者。渠除尼克禿外。

無論對於何人均親切表同情且頗謙抑有禮。同室中偶有鈕扣落地刀匙墜案渠雖安臥榻上亦必疾起爲之檢拾以歸原主。每日晨起必與同室周旋早晚問安蓋習以爲常云。

當彼發狂時則恒緊咬其齦全身發顫疾步於室中如熱病方襲體也目光亦大異於平時一一詳視室中之人目無旁眴若他人於已有重大之關係者每聞人語又側耳以聽是否道及己事無所聞則掉頭而行然其己之所言則又了無秩序如夢囈如醉語又或半語而止顧撮其所語之大要頗帶哲學家之趣味社會學之詞旨如云人間世之卑劣社會之壓制正義之蹂躪企望未來美善之生活蓋其性質本善良而又素諳學問雖在顛癲之中亦足見彼之人格也又時時探首鐵窗之中信口放歌或古或今或全首或片段總之無順序不調和而已。

第二章

先是在十三年以前此村之迦落孟家者赫赫一巨邸也主人豪於資生有瑞羅開及伊文兄弟兩人長子瑞羅開方在大學堂之四年級距本業之期不遠驟罹急性肺病而沒由是迦落孟家不幸之運如長流之水續續而來瑞羅開方舉葬式之一星期間而老父又以欺詐浪費之事件爲人所控訴乃至以監獄之病院斷送殘生而其邸舍家具悉付之拍賣場中伊文與其老母遂孑然一身無復有長物也當老父在時伊文迦落孟以修業於大學故住居聖彼得堡老父月寄與六七十金以資其用頗極自

由今。慕地風雲。一變。生計斷絕。不得已。以課餘之暇。賣文爲活。願所獲。良細。芟者。且不足以供給。老母。於是。以生計之故。決意去大學而歸故鄉。既而以舊友介紹。推薦入郡立學校作教師。然亦以與同僚不合。故乃辭職歸。其中老母見背。而亦賦閑甚久。金盡裘敝。概可想見也。後爲裁判所之警吏。亦以病故辭職。

當迦落孟之在學生時代也。身體卽不能十分壯健。顏色蒼白。容貌不腴。少食。而多睡。性不喜與人交接。蓋其爲神經質。而易於激刺之性質。往往落落寡交。無親密之友。渠橫睨所交接之人。或呵爲無教育之徒。或詈爲禽獸之生活。顧彼之與人言語。雖有憤懣之色。而無叫囂之容。惟其所言。則均挾有消極主義。恒語社會中。不特無高尚之興味。且純以壓制偽善醜行。造成此世界。以爲正義之消滅也。久矣。彼其眼中。僅有二種之區別。曰義與不義而已。渠亦深信有戀愛之事。特此身未嘗戀愛之滋味爾。

顧其植身接物。均和藹足以近人。蓋其人尙禮義。端品行。又以多病而工慮。家難頻仍。咸足引起溫和之同情。而一面又曾受高等之教育。博學多識。里人均目之爲一鄉之活字典。渠又性好讀書。每至俱樂部。輒枯坐手書卷。及雜誌。拈髭點頭。咀嚼書中之味。蓋讀書一事。亦爲彼病中之習慣。凡手之所觸。雖極舊之新聞。隔歲之紀曆。亦津津若有至味焉。

第三章

某歲之秋。伊文迦落孟披外掛。躑躅於泥濘之途。彼時爲縣廳之書記。恒借書於人。每晨必經行一次。是日方俯首徐行。斗聞街衢之旁一聲叱咤。突現荷枷之兩囚人。而尙有擊鎗勁裝之兵士押於其後。伊文迦落孟驚然見此。心中卽起不快之感。念人生世界上何處不爲罪孽之地。邇時囚人之多。譬何能免也。自此歸來。覺湧現於心頭者。無非囚人之事。恍若己亦披枷鎖在此泥濘之途者。一路歸來。道經郵政局之前。偶遇向所至稔之警官某君。渠卽縮手不敢與之相握。蓋以警吏者非伴罪人而何耶。

歸家後。鎮日默坐。不作一語。蓋迴旋彼之頭腦者。無非戡戡囚人之影。凜凜兵卒之顏。閃爍於眼前。更無理由復解此煩悶。方寸中若有物攪亂。不能自安者。或借書以消遣。則展卷而意不在行。墨之間。無論有何思索。此恐怖之念。卽闖入腦界。夜不點燈。亦無恬睡。終夜皇皇。惟恐人捕獲己者。

彼不審己。以何緣而犯罪。且亦知殺人放火之兇惡。己亦斷不至犯此大辟。然心中恒念我卽不故意爲此。而一旦墮惡運。則天。心。人。事。相逼而來。或以他人之譏誣。或以裁判之顛倒。皆足致我於死。夫他人之譏誣。我卽不樹怨於人。而無意之中。或且爲人所嫉。至於裁判之顛倒。則更爲今世所常有之事。譬如裁判官。警吏。醫師。輩均有生死人之大權。縱未必受賄枉法。而稍不經意。亦足人人枉死。蓋彼輩經歷多而手頭滑。對於被告及苦難者。初不厝意。譬如屠者之牽牛羊。繫而付之刀砧。一憑己意耳。

翌晨伊文迦落孟甫得少睡。卽自夢中驚躍而起。額上冷汗涔涔。下以爲己已爲警吏捕縛。捉將官裡去。

矣。又略定心神。深念昨日之事。覺此懊惱。不離方寸。間雖竭力避之。而執念愈深。偶見窗外有人。卽喃喃自語曰。此非巡警乎。何爲來此窗間耶。噫。此二人何爲者。何以默然植立不作一語也。

自此以後。伊文迦落孟者。由暝達旦。日惟擾擾。不安。偶有傍窗者入門者。自伊文迦落孟思之。均偵探也。每逢正午。此間之警察署長。必歸町盡頭之警察長邸。恒有雙馬車。必經行其前。伊文迦落孟聞此馬車之音。則中心惴惴。然以爲必此村有重大之要犯。故警察長親來偵視也。得無卽疑及我乎。職是之故。伊文迦落孟遂始不敢一面警察長。

客有來訪其女主人者。伊文迦落孟則大苦。故每聞門鈴一響。而伊文迦落孟顛不可止。道遇警察。或憲兵。伴作從容之狀。或對之微笑。顧其心中。則以爲若而人者。必於今日之晚。鐵索鎖鑰。鎖鎖我去矣。彼尙終夜清醒。如魚目繞室而走。繼又思我如此。擾擾脫爲女主人所知。甯得不疑。雲湧起於是。雖兩目焦爛。萬不能眠。亦必故作鼾聲。以愚女主人。蓋其心中。滿腹恐怖之念。實無法足以祛之。時時以爲我殆牢獄中人。何以保此破碎之頭顱耶。

伊文迦落孟素好獨居。書空咄咄。本其慣事。雖操職務。然非性之所好。至今日而尤甚。以爲他人悉挾詐僞之心。以俱來。或密輸以賄。賂或暗與以中傷。抑若共事之人。皆與彼爲百世之仇者。卽邀之一飯。而渠必再三籌度。猜人之有無惡意也。

一日春雪初融荒村某墓場之側忽發見有腐爛之尸骸二具一爲老嫗一爲壯男檢驗之確有謀殺之
 形迹此新聞一傳早已鬧動全村而伊文迦落孟則大恐琴斃此死骸實爲己所殺者渠恒對人作苦笑
 偶有伙伴詢彼此事渠則面上斗鬚變色青黃不定百計思所以辯白之法幸人知其痲疾已成無復疑
 慮然以彼終覺此身
 位置之不安思必潛
 伏一處乃爲上策於
 是如嚴冬之狂狸作
 竄處穴藏之計自此
 日始一晝夜之間曾
 未露面至於明日猶
 不出奈既凍且餒不
 得已待至黃昏鼠伏
 曉修爐匠叩門而入伊文迦落孟見之顛不能已以此直警官來捕縛找也即自室中飛躍而出不
 冠不褂狂走市中後隨一大且吠且追市中兒童輩喧譟逐之伊文迦落孟愈駭以爲此世界實不可居
 蛇行向已室而行
 一夜不能安眠植
 立室中以待天明
 顯寒氣殊不能耐
 見一嵌壁之火爐
 潛身蹲伏其中也
 顯是日女主人以
 火爐微壞已約修
 爐匠來家天方破



我乃無罪不惟警吏追逐我後人人亦疑我爲凶人也。

時則衆乃擁之歸。女主人卽邀醫生達格透恩特蘭愛梅起爲之診視。沃以清腦之劑。投以安神之藥。雖略寧靜。固未全愈。然而伊文迦落孟固一寒士也。今以心疾去其職。不名一錢。奚能久處窮鄉者。於是不能不入此鄉村公立之醫院也。初與外科病患者同室。顧迦落孟終夜不眠。炯炯如魚目。則且擾及他病者。故院長恩特蘭愛梅起遂移諸六號室也。

嗚呼。經此一年後。而是村之人。遂亦不復念及伊文迦落孟其人。彼所有書籍。女主人則置之一破爛之篋。堆諸扶梯之下。兒童輩。此取一册。彼取一卷。遂如落葉之飄散云。

第四章

伊文迦落孟之左鄰者。卽猶太人之墨伊瑞克。而左首則一蟲獮之農夫。此人可云思慮感覺全都泯滅。終日狂啖大嚼而已。此本類於白癡。有如動物中之頑鈍不靈者。飽食而後涕唾屎溺。鎮日放其胸中之惡臭。彼其身之四周。從不掃除。則與動物園中有何區別。院中小使欲其他行握鐵拳搥其背。厥聲。雖然如擊敗鼓。而彼則木木然不動。亦不言。惟瞪目直視而已。

六號室之第五號者。爲向在郵政局辦事之一執事。其人貌慈善而性狡猾。體格短小。彼嘗有一至緊要而秘密之物。若不可示人者。有時藏諸枕衣之下。有時置諸寢臺之傍。其所以不肯示人者。將懼爲人奪。

平。抑。耻。爲。人。見。乎。則。不。得。而。知。也。時。時。面。窗。背。人。而。立。俯。首。至。胸。若。熟。視。一。物。者。然。人。稍。行。近。其。前。則。胸。中。非。常。嫌。忌。急。取。而。藏。諸。懷。中。然。又。時。時。語。伊。文。迦。落。孟。曰。汝。當。賀。我。汝。當。賀。我。蓋。我。得。第。二。等。之。士。他。尼。斯。威。勳。章。也。此。第。二。等。之。勳。章。者。除。外。國。人。外。殊。不。易。得。我。之。得。此。實。出。於。特。別。例。外。者。也。語。時。聳。肩。軒。眉。而。笑。伊。文。迦。落。孟。曰。然。殊。意。外。之。榮。也。特。我。實。不。解。得。此。何。用。脫。有。警。察。來。捕。者。縱。有。此。物。又。奈。之。何。

此郵政局執事則曰否否。此瑞典國北極星之勳章。此勳章至可寶貴。上有銀色之十字架。繫以玄絲。帶汝特不見耳。伊文迦落孟自皺其眉。不與之理。而此六號室中之生涯。幾於言語動作。成一篇印板文字。每晨除此癡頑之農夫外。他人均步出迴廊洗顏盥手。拭其病服之塵埃。然後復進本院。各與以一杯之茶。盛以錫器。防脫手碎裂也。正午用膳。則每日必以玉菜之牛肉汁晚餐。不過盡食之餘。其中生涯非坐卽臥。或仰望天空。或環步室中。日日送此光陰於虛牝而已。

此六號室中絕不見有新來之人。院長恩特蘭愛梅起。亦不再加入新瘋癲病者。此病院僻在一鄉村。故亦無來此參觀者。惟每及兩日。僅有一理髮師之瑞墨。因入此室處。而此君輒復洪醉。雖爲病者刈髮。又常鬻不已。除理髮師之外。則僅有小使尼克禿而已。惟近日頗有一不思議之風說。則謂院長時時至六號室也。

第五章

達格透恩特蘭愛梅起者。當青年時。於宗教上。頗致敬虔。以千八百六十三年。卒業於中學。即欲入宗教大學。顧乃翁爲醫學博士外科之專門家。堅持之不許。謂脫汝就教中。司祭之職。我即不認爲子。云云。恩特蘭不能違父意。乃從事於醫學。未及數年。即卒業於醫科大學。然其爲人。殊不類醫者。其容貌不揚。繞頰鬚者。均鬚髯也。蟲豪出於天性。每食時。狂啖大嚼。幾疑爲大道旁飯肆之主人。眼細而鼻赤。肩廣而脊高。手足亦較恒人爲巨。每伸巨靈之掌。捉人頸骨。幾至呼吸咸滯。顧其步履。殊輕。一若舉趾時。步常注意者。在此逼狹之迴廊。下偶然遇人。彼必先讓道。與人周旋。爲禮。彼頸上。常有一小腫物。墳起如桃核。以柔軟之麻布裹之。彼其服裝。亦不似醫生。一外褂。幾及十年餘矣。猶太人衣服之肆。林立於市。以爲欲得達格透一顧者。良不易也。然而恩特蘭實非吝嗇之徒。渠常以外褂一領。授患者。且其交友。結客。亦頗慷慨。無寒儉之氣象也。

當恩特蘭初入此病院來時。院中亂脈。不可以名狀。無論廊外室中。軒楹庭除。均臭氣衝鼻。令人苦於呼吸也。院中之小使。看護婦。兒童之類。均與病者同臥。起外科室之皮膚病。患者。更不絕也。當時院中之鼠子。蠶。蚤。幾與人爭地。而器械。均易其位置。外科用之刃物。取以割雞。檢溫暖之器。亦不寒不暖。永永作長春矣。浴盆。則雜以馬鈴薯。以爲儲蓄。禦冬之資。蓋若院中代診會計。以及洗濯之。女若均爲蠶食病者。而